



王培元 著

荒野上的蔷薇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荒野上的蔷薇



李普元 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荒野上的蔷薇 / 王培元著. —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7
ISBN 978-7-108-03690-2

I. ①荒…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6450 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625

字 数 247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小 引

当初三联的朋友说，这本小书可以出版的时候，我是何其欣幸啊！然而，真正着手于搜集、检选和编排的时候，却又不免踌躇起来。

古今中外，好文章何限，像自己的这种芜杂、粗鄙、无文的东西，难道值得付印吗？这样想着，竟至于怀疑此事究竟是否值得做，速度也就渐慢下来，后来几乎陷于停顿了。直到热心好意的友人催问起来，才又重新拾起。

不过，要说这些散漫的文字，是自己曾经存在的若干印迹，可视为一股“生命的存留”，倒是真的吧。其中有一些，最初写的时候，大抵并未想到所谓“学术”、“学问”、“舞弄文墨”之类，无非是以此“释愤抒情”，似乎简直是欲罢不能的。这样看来，这样想来，便又有了把它们编印出来的勇气了。

我曾经渴望勃发的激情、恢廓的气象，然而，这些浅薄的东西，实在毫不相干。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之所以还乐意其面世，除了刚说过的缘由，还因了朋友的可感的盛情美意。

其中《洪承畴的“使命”》、《曼陀罗小集》、《百姓的苦与公卿的苦》、《“猛人”被围的余谈》诸文，初稿草成后，曾呈教于林贤治、王德厚两位先生，他们每一篇都认真审阅，并提出具体

修改意见。舒芜先生、邵燕祥先生、王学泰先生以及王晓明兄，看到若干篇什以后，亦曾给予鼓励和鞭策。我要向他们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

此外，还要特别感谢最初刊发它们的报刊，先后有《读书》、《书城》、《悦读》、《美文》、《文景》、《博览群书》、《黄河》、《东方》、《语文建设》、《明报月刊》、《中华读书报》、《文汇报书周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教育报》、《南方都市报》、《湘声报》、《社会科学报》，等等，恕不能一一全部列出了。

2010年9月14日王培元记于即将

拆除的166号北窗下

目 录

小引	V
伏阙上书以后	1
生存，还是苟活	4
造化的把戏	8
朱皇帝指导写作	11
甲申感旧	13
深冬杂识	17
大人物的“艳福”	21
在“静穆”与“热烈”之间	25
无花的蔷薇	29
别一种眼泪	33
荒野上的蔷薇	36
“文化城”今昔	41
洪承畴的“使命”	46
曼陀罗小集	51
流言与告密	55
想起了夏瑜	59

“官话”的创新·····	63
天价·····	66
再透底一点·····	70
百姓的苦与公卿的苦·····	73
“特别国情”之新例·····	80
“实事求是”何其难·····	86
曼陀罗小集（之二）·····	95
苏联，另一个冬天的童话·····	103
黑衣人鲁迅·····	112
“隐士”与“猛士”·····	119
附：死去的“鲁迅时代”（董炳月）·····	128
也谈鲁迅的“骂人”及“施鲁之争”·····	136
附：关于“文人相骂”（黄子平）·····	143
“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	145
“猛人”被围的余谈·····	152
鲁迅文学基调与《雪》的朗读·····	157
鲁迅：人生感受与文学·····	163
走出“象牙塔”之后·····	169
略谈国人的做戏·····	178
“道德上的病人”·····	185
生存的沉重与负疚·····	194
也说“知识分子”·····	199

“疯人”恰达耶夫	204
爱罗先珂为何寂寞?	212
巴别尔：“沉默派大师”	216
“真的恶声”	223
人类的“卓越特权”	229
“站起来行走”	233
废墟上的收获	237
李大钊谈思想自由	240
人类最美丽的“声景”	242
“未名”的文学与生存	246
文学的“精神还乡”	250
除了花园，还有什么	255
“哥本哈根”：人类灵魂的阴影	258
需不需要回忆?	261
政治涡流中的延安文人	265
“我的钥匙丢了”	274
昏暗时世的沉痛悼亡	278
牛汉的骨头与“家谱”	285
拉丁美洲：被忽略的“精神新大陆”	290
来自农村的“真的声音”	298
父母是引导者和协商者	303
自己的田园	308
小仙女哪儿去了	312

故乡	315
诗意地栖居	320
是怎样的“沦陷”？	325
附：关于“沦陷区”（王乾坤）	330
书房里的风景	331
富仁兄侧记	335
忆温老	340
导师之死	344
悼老刘	351
忆樊骏先生	356

伏阙上书以后

——夜记之一

宋末力主抗击金兵的将领李纲，曾在《传信录》中，对太学生陈东率诸生诣宣德门上书事件，做了如下记载：

初，太学生陈东与诸生千余人是日诣阙上书，明余及师道之无罪，不当罢。军民闻之，不期而集者数十万人。填塞驰道、街巷，呼声震地。昇登闻鼓于东华门击碎之。上遣吴敏、耿南仲慰谕诸生，俾之退，反为军民所拥，不得行。必欲见余及师道乃去。不得报，则杀伤内侍二十余人，皆齑割之，虽毛骨无存者。又诟骂宰执李邦彦、蔡懋、王孝迪、赵野等，驱击之。皆走散藏匿。

于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师道入内对。余闻命惶惧，固辞不敢行。而宣诏者络绎而至，中使迫切。不得已，上马，出浴室院，由东门街抵驰道，趋东华门。军民山积，几不可进。宣诏中使朱拱之复为众所杀，盖怒其传旨之缓也。

在堂堂大宋王朝的都城东京，何以会出现如此混乱不堪的局面？

这一事件，发生在靖康元年二月四日。当时，金军兵临城

下，奉命率兵勤王的武安军承宣使姚平仲，夜劫敌营失败，金军则派遣使臣责问。钦宗和宰相李邦彦，居然遣使向金人谢罪求和，允诺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罢免兵部侍郎、亲征行营使李纲。消息传出，京师震动。于是，便发生了陈东率太学生伏阙上书之事。太学生们请求朝廷，罢免李邦彦，任用李纲，由率军勤王的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负责御敌之事。

这不禁使人想起鲁迅 1931 年 12 月 25 日发表的《“友邦惊诧”论》，其中有一句话：“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在中国，大学生伏阙上书，实在可谓源远流长矣。1935 年，“一二九”运动之后，上海有些学生为声援北平学生游行，发生了跪在上海市政府前请愿的一幕。鲁迅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北平学生游行，所遭与前数次无异，闻之惨然，此照例之饰终大典耳。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1935 年 12 月 21 日致台静农）其实，鲁迅是一向反对请愿的。

大敌当前，国势危殆，民怨沸腾。钦宗不得不立即宣布，李纲为尚书右丞、京城四壁防御使。聚集在皇宫外的军民，又要求见种师道。直到满足了这一愿望，他们才逐渐散去。

其实，太学生伏阙上书的事，不久前已经出现过一次。上一年的十二月，金人大举南侵，很快逼近京城。徽宗迫不得已，只好同意太子桓（钦宗）即皇帝位，自己则与蔡京、童贯等人，以“烧香”为名，仓皇出逃亳州。消息传出，陈东即率领太学诸生，诣阙上书，痛斥把持朝政、作恶多端的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王黼、童贯的罪行，主张“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迫于

形势，钦宗只得将这六个人，或罢免，或赐死，或流放，或斩杀。

太学生两度伏阙上书，似乎皆以胜利而告终。不过，还是且慢欢呼胜利吧。腐朽昏聩的宋王朝，是从来不会站在民众一边的。

待到金军退去、京城解围之后，京尹王时雍便欲将陈东等伏阙之士，悉数逮捕。诸生不服，上书申辩。沈长卿、聂山也上书为其辩护。这样，陈东等才未被“尽行诛戮”。

不久，金兵再度南下，遂发生震惊朝野的“靖康之变”，钦宗、徽宗皆被掳走。高宗在建康即位后，曾一度起用李纲为相。然而，李纲的一系列抗金建国的建言献策，他并不采纳，而是一味苟安求和。终于，还是宠信主张退避东南的黄潜善、汪伯彦。李纲在位不过七十多天，便被罢相。于是，陈东又一次上书，进士欧阳辙亦为此上书，请求留用李纲，罢免黄潜善和汪伯彦，并促请高宗还都、亲征，迎钦、徽二帝回朝。但是，黄潜善却向高宗诬告说，陈东、欧阳辙“将复鼓众伏阙”。

于是乎，陈东和欧阳辙，在同一天，被斩于市。

陈东一再上书，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无非是想保住天子的社稷、大宋的江山。然而，倒行逆施的宋朝君臣，不但不领他的情，反而砍了他的头。

“南渡君臣轻社稷……水光山色不胜悲！”（赵孟頫《岳鄂王墓》）陈东和欧阳辙被杀以后，南宋小朝廷在残山剩水间，继续作威作福、腐败糜烂，又苟延残喘了若干时日，终于为元所灭。

呜呼哀哉！

2000年5月22日于三源里

生存，还是苟活

——夜记之二

俞正燮在《癸巳类稿》第十二卷中，记载了清代的解放惰民、丐户、罢教坊、停女乐，以歌颂清王朝的功德。鲁迅以为原因在于，俞正燮出生在乾隆四十年，到他的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也已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只有“功德”了。

那么，其他文人学士呢？比如王士禛吧。于是乎，我想。

王士禛生于崇祯七年，死于康熙五十年，身历了明清的易代，应该说是目睹了满洲人的凶焰的，发生在康熙朝的庄廷鑑之狱、戴名世之狱，他怕是不可能不知道吧。然而，他不是也写作为清王朝歌功颂德的文章吗？如《南巡颂》，又如不厌其详地记述迎驾蒙赐之事的《纪恩录》，还有《恭跋钦赐御书后》……

此外，已经做了异族统治者奴隶的汉族士大夫者流，所做的赞扬清朝文治武功、歌颂升平的文字，自然还有多多，如徐乾学的《恩宴记》、《御赐书记》，李光地的《皇帝亲耕处恭记》，韩荃的《圣德神功告成大庆颂》，尤侗的《平滇颂》、《平朔颂》，毛奇龄的《圣德神功颂》，朱彝尊的《平蜀诗》，姜宸英的《大驾亲平沙漠还京凯歌》，等等等等。

陈康祺则在《记列圣御世诸大政》中，详引了李元度《国

朝先正事略自序》列举的“得国之正”、“享国之永”、“疆域之广”、“武功之盛”、“蠲恤之忧”、“减赋之仁”、“力役之宽”、“刑狱之平”、“家法之善”、“政治之勤”、“忠义之崇”、“袞钺之严”、“御集之富”等清王朝的如此这般的“大政”，极尽粉饰太平、溜须拍马之能事。

上述歌诗颂文，多收于《皇清文颖》一书。在《皇清文颖提要》里，可以见到“太和祥洽，经术昌明，士大夫文采风流，交相辉映”这类的文字。龚炜的《乾隆南巡》中，则又有如下肉麻的谀词：

圣驾幸姑苏，万民竞瞻天颜，充塞御道，皇上撤舆卫，简侍从，御龙驹，犹恐踢蹴跪者，温旨令起。君民如父子，忭舞溢街衢。是时晴天倍朗，丽日增辉，极尽金粟界中，放大光明欢喜作礼之象。

难道攻城略地的杀掠焚屠，刀光血色的改朝易代过后，汉族士大夫就剩下了这样所谓的“文采风流”了吗？文人儒士的“文采风流”，真可谓绵绵不绝啊。直到清末，著名的《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不是还有一篇颂圣的《圣武记》吗？

桐城派鼻祖、清代大文豪方苞，穷治经学，据说是服膺宋儒、尤尊程朱的。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案发，方苞因为其作序，受到牵连，被捕入狱。后赖李光地营救，才得以免于死。出狱后，感恩戴德不尽，曾写下《两朝圣恩恭记》一文，自称感激“不知涕泗”，“欲效涓埃之极”。

在清王朝的治下，汉族士大夫文人行为之乖巧、奴性之深重，实在是令人慨叹不已的！

然而，人们也不应该忘记，清代的文字狱，是从大兴党狱、杀人如麻的明太祖朱元璋那里学来的。鲁迅说过，“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明朝统治者的“治绩”，不只在为异族统治者准备下了任人宰割、屠戮，有如一盘散沙的民众，而且，也把“治国平天下”的招术，传给了新朝的君臣。

我曾经以为，上述文人学士的种种讴歌，大概是由于鲁迅所说的“感谢火神”吧。可是，仔细想想，殊不尽然。

收入《三朝北盟会编》第七十九卷的《遣史》，记叙了靖康元年二月九日发生在宋朝都城开封的大变故。当时，钦宗再入金营请降，留守京城的宋将范琼，遵金帅之命，强迫徽宗及诸皇子、贵妃等皆赴金营。开始，“留守司及开封府犹密其事，市井皆未知端的”，直到“宣德门前揭示黄榜”，“民间始知欲立异姓，相顾号恸陨越……”

接着，“留守司虑恐军民作乱，乃令京城四壁都弹压。范琼抚谕军民，军民咸泣不已。琼大呼曰：‘自家漶只是少个主人。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譬如营里长行健儿，姓张底来管着，是张司空；姓李底来管着，是李司空。汝军民百姓，各各归业，照管老小！’军民闻之，皆气消而去，然骂琼不绝声”。

在范琼看来，改朝换代，不过“自家漶只是少个主人”，所以，他用“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不论姓张还是姓李，谁来管着，无非也都是吃饭而已，来安抚百姓。

范琼这话，说得可真是明白透彻极了。只要能有一口饭吃，向

任何新朝俯首有何妨，向任何主子称臣有何妨，给异族做奴隶有何妨，歌颂任何主子又有何妨？

这也许是所谓“生存权”的极好佐证吧。只是，这样的“生存”，不过是奴性十足、死相十足的苟活而已。

其实，这里边的奥秘，“亚圣”孟子早已说过了，就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2000年5月28日于三源里

造化的把戏

今年春天，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束后，在京郊小汤山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出席者有获奖作家、部分评委、文学官员，还有若干文学编辑、新闻记者。

一项众目睽睽的文学大奖终于告竣，尽管人们私下里挑鼻子挑眼地评头品足，都大都不过是“腹诽”而已、说说而已，已经改变不了评奖的结果，也影响不了评奖的方针。

殊不料，在会议快要收场时，偏偏有一个不识时务的编辑，冒冒失失地讲了一番颇杀风景的话，扫了众人之兴。他说：

“有一种说法，说‘越战’是美国历史上的牛皮癣。如果茅盾文学奖评奖存在不公正的话，是不是也会成为文学史上的牛皮癣呢？你评得不公正，读者就会不在乎你，不买你的账！茅盾文学奖是文学奖，文学标准应当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

这个编辑认为，作为近二十年来最好的长篇小说《古船》和《活动变人形》，没评上茅盾文学奖，是很不公正的。据说，《古船》没评上，是因为作者的历史观有问题，那么，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观有没有问题？他们分别主张“勿以恶抗恶”与通过忍受苦难而获得新生，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但他们的作品是伟大的作品，他们的历史观并未影响其作品